

论独联体国家外交空间的拓展

陈新明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所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形成了新的区域性国际关系秩序。起初这个区域性体系只是由俄罗斯主导且具有浓厚的相对封闭特性,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所有大国乃至区域性国家先后同独联体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努力拓展外交活动空间,诸如发布官方指导性文件,参与国际组织,设置外交大使馆,以及在联合国大会决议问题上进行投票活动等。这表明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实施中选择了多种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方式。

【关键词】 独联体 区域性体系 外交空间

【作者简介】 陈新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形成了新的区域性国际关系秩序^①。起初这个体系由俄罗斯主导且相对封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其他大国乃至区域性国家也都同后苏联国家建立起了伙伴关系。

独联体国家的大多数成员(除俄罗斯之外)都属于中小型规模的国家^②,所以它们在自己的外交政策实施中选择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多元化发展方式:从塔吉克斯坦的开放门户政策到亚美尼亚的防御主义政策,从土库曼斯坦的中立主义政策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丝绸之路外交政策^③。

本文分析和评估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发展方式及其变化,主要是基于分析其指导性文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外交网络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文

^① Мальшева Д. На "фронтах" СНГ – без перемен//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4, № 12; Косов Ю. В., Торопыгин А. В.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Институты,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конфликты 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9.

^② Aglyan V. R.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in the Post – Soviet Space: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Reflections"//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 4.

^③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бытия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4.

中绘制的表格和引用的统计资料主要依据“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等基础资料^①。

一 观念的缺位和多元化的扩展

分析外交政策传统上通常都始于评估独联体国家的指导性文件(表 1)。在俄罗斯学者中,А. Я. 巴巴扎诺夫等人最先对比分析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的概念及观念^②,并对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学说进行数量分析^③。

表 1 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国家安全战略 (基本构想)	外交政策基本思想	军事理论
阿塞拜疆	2007 年构想	缺位	2010 年军事理论
亚美尼亚	2007 年构想	缺位	2007 年军事理论
格鲁吉亚 (2008 年前是成员)	2005 年构想 2011 年构想	缺位	2005 年国家军事战略 2011 年国家军事战略
白俄罗斯	1995 年构想 2001 年构想 2010 年构想	2005 年内政与外交主要方向	2002 年军事理论 2016 年军事理论
哈萨克斯坦	1999 ~ 2005 年战略 (1999 年) 2006 ~ 2010 年战略 (2006 年) 2012 ~ 2016 年战略 (2012 年)	2001 年构想 2014 ~ 2020 年构想 (2014 年)	1993 年军事理论 2000 年军事理论 2007 年军事理论 2011 年军事理论
吉尔吉斯斯坦	2001 年构想 2009 年构想 2012 年构想	1999 年构想 2007 年构想	2002 年军事理论 2013 年军事理论
摩尔多瓦	1995 年构想 2008 年构想 2011 年战略	1995 年构想	1995 年军事理论

① Экспертный портал РУДН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http://ir.rudn.ru/>; Дегтерев Д. А., Курьлев К. П. (ре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тран СНГ.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7.

② Бабаджанов А. Я.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роблема сочетаем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одходов.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4; Дегтерев Д. А.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15, т. 13, № 2.

③ Дегтерев Д. А., Дегтерев А. Х., Никулин М. А., Оганесян А. Л. Прикладной анализ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 СНГ//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4.

俄罗斯联邦	1997 年构想 2000 年构想 2020 年前战略 (2009 年) 2015 年战略	1993 年构想 2000 年构想 2008 年构想 2013 年构想 2016 年构想	1993 年军事理论 2002 年军事理论 2010 年军事理论 2014 年军事理论
塔吉克斯坦	缺位	2002 年构想 2015 年构想	2005 年军事理论
土库曼斯坦	缺位	1995 年构想 2013 ~ 2017 年构想 (2012 年)	1994 年军事理论 2009 年军事理论
乌兹别克斯坦	1995 年构想	关于 1996 年外交活动基本原则 2012 年构想	1995 年军事理论 2000 年军事理论
乌克兰	1997 年构想 2007 年战略 2012 年战略 2015 年战略	关于 1993 年外交政策主要方向 关于 2010 年内政外交原则 关于内政外交原则 (2014 年表述)	1993 年军事理论 2004 年军事理论 2012 年军事理论 2015 年军事理论

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外交理论的内容^①,而且还有外交理论的存在(或缺位)本身。在苏联解体后的较长时间里,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构想是缺位的或者更新较少。实际上,这只是扩大多元外交的标识之一。这些国家坚持实施一种灵活的外交方针,以至于极力不去使用官方文件来确定主要外交伙伴的优先排序和档次级别。例如,白俄罗斯至少进行过三次毫无成效的外交政策系统化理论化的尝试:(1)1992年10月2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有必要制定外交政策基本构想的问题,同年年底前外交部拟定了外交政策基本构想草案,但是这个草案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2)1995年最高苏维埃主席 M. 格里布提议通过《关于白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向》法律,结果没有获得通过;(3)1997年外交部制定了基本构想草案,在安全会议的例会上被通过^②。2005年11月14日通过的《关于确定白俄罗斯共和国内政外交主要方向》第60-3法律,同样也是极力避免明确宣示官方层面的优先方向,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章节里没有特别提到优先交往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而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合作。

^① Шмелев Б. А. (отв. ре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осква, ИЭ РАН, 2015.

^② Тихомиров А. 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в 1991 – 2011 гг. Минск,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14.

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则存在一种相互式反应,其中一方的任何外交政策步骤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对等反应。摩尔多瓦在发布外交政策基本构想之后的10年,于2005年12月成立了国家委员会,负责在2006年3月前研究制定新的基本构想,但是没有得到议会批准。

1993年7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外交政策主要方向”的决议,公开表明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包括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同欧盟和北约的合作。2010年7月出台了关于“乌克兰内政外交政策的原则”法律,其中特别规定不结盟原则,即不参加军事政治联盟^①。但是2014年12月通过了关于“修改乌克兰有关放弃参与实施不结盟政策的某些法律”的文件,根据这项修改,2010年法律规定的的不结盟原则实际上被废止。

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指导性文件的更新是最频繁的。

二 参与国际组织

独联体国家由于成为不同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外交的接触交往范围。例如,六个国家(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加入了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伊斯兰发展银行(见表2.1和2.2),俄罗斯也成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这六个国家多数是突厥语国家合作会议的成员。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实际上是法语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的全权参与者,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则是它的观察员国。摩尔多瓦同时加入了联合众多国家的拉丁联盟,这些国家的居民操罗曼语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加泰罗尼亚语),2012年由于金融形势复杂,该组织通过决议暂时停止活动。

目前独联体成员国(除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时都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成员国,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框架中经常出现关于有必要建立独联体国家欧亚委员会的议题,以便于讨论国际关系单独分支组织的话题。独联体部分成员国还充实了一系列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些国家成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

许多国家在自己外交政策中宁愿使用中立化概念表达其基本构想,并且加入

^① Курьлев К. П.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Москва, РУДН, 2014.

了不结盟运动(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另外一些国家(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是这类运动的观察员。

在巩固安全与合作领域里,最重要的倡议要数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虽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却没有加入中国倡导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俄罗斯恰恰相反,它支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倡议,却没有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独联体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8年),一些国家是观察员身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2013年1月24日,土库曼斯坦根据总统指示成立了加入世贸组织专门工作小组,但是并没有递交土库曼斯坦同世贸组织开展谈判的官方申请。原因在于,参加世贸组织必然要在经济领域实施重大调整,首先涉及天然气的开采和碳氢化合物的销售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土库曼斯坦是国有企业占据优势。所有独联体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同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均有合作,并且实施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的项目,但在最近几年里进展不大^①。

毫无疑问,加入国际组织的活动与前景会影响到成员国的外交政策方针,以下会论及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情况。

三 大使馆的设置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建立起遍及世界主要地区的大使馆网络(表3)。分析这个网络很有意思,因为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国外设置大使馆网络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独联体各国的现实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

俄罗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苏联在国外的外交机构网络,并且拥有约150个大使馆。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大致在世界上15%~30%的国家设置了外交代表处。乌克兰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大使馆(在81个国家有大使馆),阿塞拜疆在60个国家设置了大使馆,白俄罗斯有56个大使馆,哈萨克斯坦有57个大使馆。大使馆少于30个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

^① Мачавариани Г. Г. ГУАМ как проект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4.

表 2.1 独联体国家参与国际组织 (防务、安全、政治) 一览表

	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	北约	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	欧洲委员会	亚洲促进协作 与信任会议	民主与经济 发展组织 (古阿姆)	欧洲联盟	不结盟运动
阿塞拜疆	曾经是成员	对话伙伴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东方伙伴 关系计划 参与者	成员
亚美尼亚	成员	对话伙伴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同上	观察员
白俄罗斯	成员	观察员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观察员	无联系	同上	成员
格鲁吉亚	无联系	无联系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签署联系国 协定	无联系
哈萨克斯坦	成员	成员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成员	无联系	签署伙伴 与合作协议	观察员
吉尔吉斯斯坦	成员	成员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观察员
摩尔多瓦	无联系	无联系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签署联系国 协定	无联系
俄罗斯联邦	成员	成员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签署伙伴 与合作协议	无联系
塔吉克斯坦	成员	成员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观察员
土库曼	无联系	无联系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乌兹别克斯坦	曾经是	成员	伙伴国	成员	实行伙伴计划	成员	曾经是	无联系	成员
乌克兰	无联系	无联系	伙伴国	成员	成员	观察员	成员	签署联系国 协定	曾经是

表 2.2 独联体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经济、宗教、文化）一览表

	经济类组织								宗教、文化类组织			
	欧亚经 济联盟	欧亚发 展银行	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 银行	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 银行	伊斯兰 发展银行	世界贸 易组织	经济合 作组织	黑海经济 合作组织	伊斯兰 合作组织	突厥语国 家合作 会议	国际法语 国家集团
阿塞拜疆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观察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亚美尼亚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白俄罗斯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观察员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格鲁吉亚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观察员	观察员
哈萨克 斯坦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吉尔吉斯 斯坦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摩尔多瓦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俄罗斯 联邦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观察员	无联系	无联系
塔吉克 斯坦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土库曼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乌兹别 克斯坦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观察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乌克兰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无联系	成员	成员	成员	无联系	无联系	观察员

独联体大多数成员在其他独联体国家有自己的外交代表机构。按照网络术语,这可以解释为紧密联系的朋友(朋友圈子)。独联体所有国家的大使馆作为一种网络在后苏联地区的存在,其总数接近 100%,也就是说是全覆盖。这也确认了一种事实,即独联体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单独分支系统。

摩尔多瓦拥有最全的“欧洲”大使馆网络,其全部外交代表机构的 2/3 设置在欧盟国家,而在亚洲只有 4 个类似的外交代表机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两个国家驻欧洲大使馆的数量差别不大,前者占全部大使馆的 47%,后者占 44%。相反,吉尔吉斯斯坦驻外大使馆主要设立在亚洲国家,而在欧洲只有 5 个大使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国家在欧洲国家设立的大使馆数量多于在亚洲国家。至于哈萨克斯坦,驻外大使馆的“亚洲”网络实际上和“欧洲”网络大致相等(表 3)。

表 3 独联体国家在世界各地设置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数量

	独联体	欧洲	北美	亚洲	非洲	拉美	澳洲大洋洲	全部
阿塞拜疆	9(15%)	21(35%)	2(3%)	17(28%)	5(8%)	5(8%)	1(2%)	60
亚美尼亚	5(12%)	18(44%)	2(5%)	12(29%)	1(2%)	3(7%)	0(0%)	41
白俄罗斯	10(18%)	19(34%)	2(4%)	14(25%)	5(9%)	5(9%)	1(2%)	56
格鲁吉亚 2009年前	8(14%)	28(47%)	2(3%)	13(22%)	3(5%)	4(7%)	1(2%)	59
哈萨克斯坦	9(16%)	20(35%)	2(4%)	22(39%)	3(5%)	1(2%)	0(0%)	57
吉尔吉斯	8(30%)	5(19%)	1(4%)	13(48%)	0(0%)	0(0%)	0(0%)	27
摩尔多瓦	4(14%)	19(66%)	2(7%)	4(14%)	0(0%)	0(0%)	0(0%)	29
俄联邦	10(7%)	36(25%)	2(1%)	38(26%)	41(28%)	17(12%)	2(1%)	146
塔吉克斯坦	8(28%)	6(21%)	1(3%)	13(45%)	1(3%)	0(0%)	0(0%)	29
土库曼	9(30%)	8(27%)	1(3%)	12(40%)	0(0%)	0(0%)	0(0%)	30
乌兹别克斯坦	7(21%)	9(27%)	1(3%)	15(45%)	1(3%)	0(0%)	0(0%)	33
乌克兰	10(12%)	31(38%)	2(2%)	22(27%)	10(12%)	5(6%)	1(1%)	81

备注:所有资料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只统计完全合乎要求的大使馆(大使馆分支机构、外派总统特使、常驻国际组织代表、领事馆不包括在内)。

至于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和拉美建立大使馆网络,远不是所有独联体国家都有力量和有需要的。像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在非洲完全没有大使馆,即使有,也只有一

个。而俄罗斯在非洲国家设置的大使馆占其全部大使馆数量的 28%。在拉美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个大使馆的国家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独联体国家在世界各地设置大使馆的数量和趋势,明显地反映出当代世界最具吸引力模式的商品贸易、投资和移民的国际性流动潮^①,也反映出外交代表机构网络的设置需要和工作效率^②。在这种最具吸引力的模式中,驻东道国的大使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们之间可以合理配置工作人员。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作是“相邻效应”^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独联体许多成员国极力保留苏联时期建立的联系,包括在经互会框架下的联系。例如在古巴,除了俄罗斯的大使馆之外,还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的大使馆。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还保留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在罗马尼亚还有土库曼斯坦的大使馆,在波兰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使馆。在越南开设了大使馆的国家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设立大使馆方面的行为表现出对称性平衡性,但是阿塞拜疆经贸机会更多,拥有的外交代表机构也更加广泛。例如,亚美尼亚在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国设有大使馆,而阿塞拜疆除了在这三个国家设有大使馆外,在哥伦比亚和古巴也设有大使馆。在非洲,亚美尼亚在埃及设有大使馆,而阿塞拜疆除在埃及设有大使馆外,还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这些国家派驻公使。但是在伊拉克、叙利亚、梵蒂冈和丹麦这些国家,亚美尼亚设有大使馆,而阿塞拜疆尚未开设。阿塞拜疆试图抵消亚美尼亚强大的公关影响力,以及亚美尼亚大使馆的活动能力,后者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开展活动,在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从事有利于自己的宣传。

① Anderson J., Wincoop E.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Vol. 93, no. 1.

② Rose A.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Foreign Trade: Embassies as Export Promo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111, February 2005. <http://www.nber.org/papers/w11111>

③ Кузнецов А. В. Прямые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эффект соседства"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8, №9.

四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活动

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活动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立场的最重要标志。自 1985 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布一个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报告(UN Voting Practices)^①。许多研究者也重视分析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活动^②。俄文著述只针对“发展权利”问题上的投票表决进行过分析^③。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独联体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表决活动会有多少一致性。在此,我们考察了独联体国家在第 47~70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情况。尽管独联体国家在 1992 年就已经成为联合国成员,但是它们大多是在第 47 届大会上开始投票表决活动的。

将独联体国家的投票表决与其他国家的投票表决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独联体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系统。其中,有必要将独联体的投票表决同二十国集团加以对比,因为二十国集团由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组成,这种对比最能反映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性^④。当然还要考虑一些关键的地区性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它们同独联体也保持着积极的外交联系。

为了评价外交政策的一致性程度,需要考虑在第 47~70 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表决的平均吻合度,同时也需注意其他国家同被考察国家最具有吻合度的例会场次数量。统计结果参见表 4,这里每一组有 3 个国家,独联体单独一组,二十国集团单独一组。

表 4 第 47~70 届联合国大会上独联体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立场的吻合度

独联体国家	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吻合度		与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吻合度	
	平均支持度,%	获得最大支持度的例会场次数量	平均支持度,%	获得最大程度支持的例会场次数量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90.88) 白俄罗斯(89.60) 吉尔吉斯斯坦(86.74)	哈萨克斯坦(8次) 吉尔吉斯斯坦(8次) 白俄罗斯(6次)	印度尼西亚(89.32) 沙特阿拉伯(89.11) 巴西(88.15)	巴西(6次) 印度尼西亚(6次) 南非(5次) 朝鲜(5次)

① US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ngressional Reports. <http://www.state.gov/p/io/rls/rpt/index.htm>

② Alker H., Russett B. *World politics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26; Keohane 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7, Vol. 21, No 02, pp. 221 – 237; Voeten E.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 Vol. 54, No. 2, pp. 185 – 215.

③ Дегтерев Д. 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как нов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онор: дилемм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013, № 2.

④ Шаклеина Т. А., ред. Ситуационные анализы. Выпуск 1.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1.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87.76) 哈萨克斯坦(87.09) 阿塞拜疆(85.98)	白俄罗斯(10次) 塔吉克斯坦(5次) 哈萨克斯坦(4次)	阿根廷(88.67) 南非(84.85) 巴西(84.69)	阿根廷(19次) 南非(4次) 澳大利亚(3次)
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89.60) 哈萨克斯坦(89.53) 亚美尼亚(87.76)	阿塞拜疆(7次) 乌兹别克斯坦(7次) 乌克兰(6次)	印度尼西亚(88.01) 中国(87.87) 巴西(87.77)	中国(10次) 印度尼西亚(7次) 南非(5次)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90.48) 乌克兰(88.69) 亚美尼亚(81.28)	摩尔多瓦(16次) 乌克兰(7次)	德国(89.06) 意大利(88.79) 日本(88.50)	意大利(7次) 德国(7次) 日本(7次)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90.88) 白俄罗斯(89.53) 吉尔吉斯斯坦(87.72)	阿塞拜疆(6次) 吉尔吉斯(6次) 白俄罗斯(5次)	阿根廷(89.71) 巴西(88.72) 南非(87.22)	巴西(8次) 阿根廷(6次) 南非(5次)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89.22) 哈萨克斯坦(87.72) 乌兹别克斯坦(87.28)	塔吉克斯坦(8次) 哈萨克斯坦(7次) 乌兹别克斯坦(5次) 阿塞拜疆(5次)	南非(85.41) 阿根廷(83.97) 巴西(82.70)	南非(11次) 巴西(6次) 阿根廷(5次)
摩尔多瓦	乌克兰(91.47) 格鲁吉亚(90.48) 亚美尼亚(82.22)	格鲁吉亚(12次) 乌克兰(11次) 亚美尼亚(3次)	意大利(94.19) 德国(93.76) 日本(91.29)	意大利(14次) 德国(11次) 澳大利亚(5次)
俄罗斯联邦	白俄罗斯(86.64) 亚美尼亚(84.58) 哈萨克斯坦(84.34)	白俄罗斯(10次) 哈萨克斯坦(5次) 乌兹别克斯坦(3次)	阿根廷(83.64) 中国(81.74) 南非(81.24)	中国(14次) 阿根廷(5次)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89.21) 土库曼斯坦(88.02) 乌兹别克斯坦(87.57)	吉尔吉斯斯坦(13次) 土库曼斯坦(6次)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各3次)	南非(83.61) 阿根廷(82.71) 巴西(80.79)	南非(9次) 中国(4次) 俄罗斯(4次)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88.02) 乌兹别克斯坦(85.84) 吉尔吉斯斯坦(84.98)	塔吉克斯坦(14次) 吉尔吉斯(5次) 乌兹别克斯坦(5次)	南非(79.73) 印度尼西亚(78.12) 阿根廷(77.90)	南非(9次) 印度尼西亚(6次) 阿根廷(4次)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87.57) 吉尔吉斯斯坦(87.28) 土库曼斯坦(85.84)	塔吉克斯坦(8次) 白俄罗斯(6次) 吉尔吉斯斯坦(6次)	南非(80.12) 阿根廷(78.12) 俄罗斯(77.13)	朝鲜(6次) 印度尼西亚(4次) 中国(4次)
乌克兰	摩尔多瓦(91.47) 格鲁吉亚(88.69) 亚美尼亚(83.03)	摩尔多瓦(11次) 白俄罗斯(6次) 格鲁吉亚(5次)	朝鲜(90.95) 日本(90.21) 意大利(89.56)	朝鲜(7次) 德国(6次) 日本(5次)

备注:投票表决时的吻合度是用以下方式得出:对于每一个决议案,投票表决吻合的(两个国家都投票“赞成”,“反对”,弃权或者不参加投票表决),加1分。如果一个国家投票“赞成”或“反对”决议案,另一个国家弃权或者不参加投票,那么加0.5分。所得结果除以本次例会中通过的决议案总数。另外,列入朝鲜算是一个特例。

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道路的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最为接近^①。更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投票表决不仅同二十国集团中的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同日本和韩国也保持着最大程度的一致性。

在独联体国家中,有两组三角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即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同时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两国的对外政策立场很大程度上与白俄罗斯更接近^②。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国家之间不断在进行政治对话。例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了协调双方立场而成立了外长会议,从2009年起这类会议举行过数次,而在2013年又成立了更高级别的国家间协调会议,1997~2014年举行过12次双边政府间委员会会议。2008~2014年期间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间委员会就经贸和科技合作问题举行过5次联席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总统经常通过互访来协调相互关系^③。

亚美尼亚与阿根廷的表现出人意料。在全部大会的19届中,亚美尼亚仅与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保持着最为相似的立场。据估计,世界上1/3的亚美尼亚侨民生活在阿根廷,主要是因为1915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所致。苏联解体后又有新的移民来到这里。亚美尼亚移民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他们聚居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尔多瓦,拥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俱乐部、亚美尼亚人学校。在阿根廷还有亚美尼亚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会议、亚美尼亚人南美民族会议在开展活动,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继续协调亚美尼亚有关纳卡问题的立场。亚美尼亚移民群体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强大影响力,迫使阿塞拜疆于2010年开设了驻阿根廷大使馆,这是它在南美的第一个大使馆。

阿根廷和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对手,它们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秉持着不同的立场^④。此外,阿根廷还是金砖国家扩员时的一位竞争者。有趣的是,在

^① Дегурев Д. А. Хартия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между США и Украиной//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2011, № 1; Достанко Е. А., Вороничкая Т. В. Политика расшир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Восток. Минск Акаде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2007; Шаклеина Т. А., ред. Ситуационные анализы. Выпуск 2.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2. С. 276.

^② Жильцов С. С., Воробьев В. П., Шутов А. Д.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осква, Восток – Запад, 2010, С. 168.

^③ Дегурев Д. А., Курьяев К. П., ре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тран СНГ.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7. С. 650.

^④ Борзова А. Ю. Роль Бразильск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п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азвитию по линии Юг – Юг//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2015, № 5.

中亚国家这里,作为 20 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和巴西都具有优先位置。作为对亚美尼亚的平衡,在阿塞拜疆以及白俄罗斯这里,巴西处于优先位置。而在俄罗斯,则是阿根廷处于优先位置。因为俄罗斯与巴西存在分歧,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巴西并未支持俄罗斯的立场,相反,阿根廷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一致。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独联体国家与印度尼西亚在投票表决上吻合度很高:在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这里吻合度处于第 1、第 2,在土库曼斯坦这里吻合度处于第 2,在乌兹别克斯坦这里吻合度处在第 2、第 3。所有这四个国家都加入了不结盟运动,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它在 1991 ~ 1995 年期间是最积极的活动成员,一度是这个运动的代表。出现高吻合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在印度尼西亚生活的伊斯兰信徒远多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希望成为世界大国是其 2015 ~ 2019 年间对外政策和外交的主要战略目标,雅加达表示愿意成为欧洲和伊斯兰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①。此外,阿塞拜疆是继沙特之后向印度尼西亚供应石油的第二大国家。

独联体中的穆斯林国家在投票表决上与沙特和土耳其的吻合度指标看起来很差。实际上,在阿塞拜疆这里,沙特在吻合度方面处在第 2 ~ 3 位。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吻合度最为接近是在第 47 ~ 51 届大会上(处在第 1 位置)。个别年份与沙特吻合度最大的几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是在第 59 ~ 61 届大会,乌兹别克斯坦是在第 67 和 70 届大会,塔吉克斯坦是在第 57 届大会,土库曼斯坦是在第 58 届大会。但是总体看,沙特并未进入这些中亚伙伴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行列,虽然它们在发展经济贸易合作^②。最近几年,中亚国家与沙特的一致性明显增强,这表明沙特王室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影响的政策颇有成效^③。从总体来看,土耳其并未被列入独联体国家的优先名单中,不过,为强调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关系的优先性质,阿利耶夫曾宣布“一个民族,两个国家”,阿土两国都是

^① Ефимова Л. М.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Индонезии Д. Видодо//Юго -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2016, № 33.

^② Савичева Е. М., Шаар М. О. Отношения арабских стран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залива с центрально - азиат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НГ//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 4.

^③ Чикризова О. С.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зучения суннитно - шиит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5, т. 15, № 3.

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员。

对这类现象还有一些解释。早在 1992 年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纳扎尔巴耶夫拒绝签署由土方起草的联合声明,因为声明中有所谓“中亚国家将奉行与土耳其一体化的方针”的内容。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是一个处于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国家,昔日失去的联系应该文明地恢复,而合作应该基于平等伙伴原则^①,言下之意是,过分积极地把突厥主义思想强加给中亚国家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此外在里海问题上,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保持一致,结果导致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不满。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必须要在一系列决议上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而不能与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保持一致。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投票表决,与 20 国集团成员的南非保持了最大的吻合度。能够解释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它们既是对金砖国家的一种配合支持(包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不断加强的合作关系)^②,也是因为它们在采矿业领域里的合作关系所致。南非在上述三国派出总统公使驻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在金砖国家所有的成员中,上述三国的投票表决与印度的吻合度最低,虽然印度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在加强^③。

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并非是包罗万象,它们只是有助于搞清楚独联体成员国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征,勾勒出它们拓展对外关系的多元化轮廓,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借助于历史描述的方法是不够的。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Дегтерев Д. А., Курьяев К. П., ре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тран СНГ. С. 650.

② Юртаев В. И. БРИКС: вызо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Африкан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6, т. 16 № 2.

③ Шикин В.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нд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00 – 2014 гг.)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 4.